鍾惺集/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四 ◄

鐘惺集
卷二十五

► 卷二十六

卷二十五 · 記又一（山水二）

岱記

登岱者，必十八盤以上，而後為岱也。然世所為岱者聚焉。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，自臨清釋舟，四日至岱。登之凡二日，為十月之壬寅、癸卯。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，今漫然以為岱之路，然而莫非岱也。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，為辛丑、甲辰。所與偕來者，歙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勖念，閩林茂之古度，與惺而四也。

先一日庚子，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，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為岱，度橫至不十里。行二十里而後為州，出登封門，為岱之足。以四人腰輿，背徂徠汶水並澗上。澗周於左，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，至一天門。意為岱，岱猶未也。又三十里而後為世所登之岱焉。惘然悟所望之山，十里可至者，傲來也，非岱也。

由石經峪至水簾洞，予亦漫然過焉，以為岱之路而已，俟其反而覆之。然傲來自此以往，時與岱一，時與岱二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、二之，而又一之，實俊物也。過此則歇馬崖。然未至崖，亦誰能馬者？稍上，飾其磴，磴窮而閣者，以祠玉皇。登之，面徂徠焉。降自閣，以嶺名，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邃者，曰黃峴。降而至此，始知之，升者未之詳也。從嶺上未至小天門，然計其端與嶺略相亞，乃更數上下，復凹其中而平者，快活三也。又上，乃得小天門，秦五大夫松在焉，具官而已。

至朝陽洞，岱過半矣。亭於洞上，登焉。望其上亭者為觀，石而欄者為崖，梁者為橋，而不敢以為何觀、何崖、何橋也。至此反能松。松加於泉，石承之，雁次相得。坐而臨聽，如不欲上。計水所以簾，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，皆此物也。大要自一天門至此，直以為岱之路而不必留，即不敢直以為岱之路，待其反而留焉者，皆過而去之。餘則留，留不必久。留而久，又若欲待其反者，獨此耳。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、之泉，視此何若也。

又上，出大、小龍峪，為盤之始。鬥上，度可四三里。念輿差逸而聽於人，且神懼焉，與形勞正等，勿寧步而聽於己。乃以其身與童與杖並而步。前其杖，則步追之；步前，杖亦追之。身所不能得於步，則視童與杖；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，仍視輿。輿始四人，去其半，橫行如蟹。已射而代，則旋如螺，自成思理。如是者更端，乃為盤之終，曰三天門，則世所為岱之始也。

數上為碧霞宮，禮元君焉。憩於署，俯五花崖。花不必五而能花，徂徠北面益莊，傲來侍焉。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，今反俯，力不能自蔽。然其鱗爪面面，岱亦無以禁之依。夕觀日落，反景萬光，光中陵谷一氣，煥爛之極，乃見混沌，異哉！語具《登岱》詩。玉女池、李斯碑，皆並署左右，暮不及觀。

明日，由署東上，出其後，為東嶽廟，摩崖銘在焉。唐天寶十四年御製並書，書作漢隸，字專數寸，暗然而光。留不欲去，而其傍有蘇書頌，俗子以四大字奪之，恚不欲觀，去。

循玉皇頂，岱所止也。念日觀峰去此近，待其反而宿焉，以候日出。至孔子崖西折，並壁下，則西天門。岱之為天門者三，西天門者，石自門焉，真天門也。呼茂之題石，有「風定煙歸，目恬心霽」二語。門可出，壑其下，萬筍怒生疊起。最外，予自題云：「立石如扉，下視楂丫。」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淫預石時也。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，可直龍峪，越觀峰隔之耳。

釋其峰不登，反而登玉皇頂。有石焉，高廣不數尺，然終以此冠岱。稍下，則無字碑。碑無字，作《無字碑》詩。從其後俯黃華洞，所謂後石屋者也。松戎戎岩上，欲往，計其邃廣，可專一日，遂不往，宿焉。風甚而月，作《宿頂候日出》詩。

夜分，童報氣興於東，非夜氣也。以為日，急往登峰。萬光而碧其下，星不能光，光不

能盡如夜，而猶不失為星。光趨盛，又以為日。此而日焉，是日於夜也。久之，有赤而圓，其端從碧中起者，日也。脫於碧者半，天海所交，水風窘之，反不能圓。赤盡而白，白斯定，定斯圓，圓斯日矣，則下界日出時也。大要光下屬碧，落日亦然。而落者暢，出者艱；落之前萬象混，出之後萬象分，此其候也。

反於署，作《觀日歌》。乃觀李斯碑，得二十九字，世恨其殘，而予猶疑其整。玉女池，石甃之，肅焉衝照。稍憩，定黃華洞計。則循所由至頂者，得仙人橋。壁不屬者丈許，三石丸鉤連而橋焉。橋傍石如砥，坐而望汶、泮居徂徠間者，厥勢殆交。茂之榜「雙流翼注」四字於石。過舍身崖，視橋加危焉，欄之，其上礧石有類人為。讀宋政和間題名。再經日觀，欲題「海日生殘夜」五字於石，不果。

至玉皇頂不入，北折其後，磴棧者數里，黃華路也，皆從上下矣。石壁百仞，松腋之左。左而半，上為八仙洞，不及登。對而壁者，有若廟、若寢、若垣、若林者焉；數折視之，皆石也。茂之寄題曰「筍城」。中闕為壑，石萬其峰，錯以松。松聚則濤，不以風也。其中煙霏所蕩，層巒聽之；偃仰牽拂，不能自止。飛流自日觀下者，望齊冰雪。大要泉被於崖，日被於泉，松被於日，風被於松。仰日觀諸峰，如向坐朝陽洞時也。度其處，又當為岱之半。降觀於壑，可直岱足，如水簾、石經何？然亦無所得徑。壑窮，亭之，聲光相亂，水木莫敢任。自亭入，弘整可屋，屋之。屋後為壁，洞在壁下，泉出焉，淵而不流，竟日乃出。擇石題之，曰：「岱不無松，松至此始濤焉。泉壑映蔚，奇為幽豁。」

題訖，反，仍作《黃華洞》詩。沿徑而半，仰八仙洞欲登焉，日入矣，予與康虞中反。以茂之往，得所謂峰如脊者，蜿蜒屬之傲來。而傲來從此以之岱，所頂皆徠中，其聲趾趾，至孔子崖而徑合。為予誦之。宿於署。

明日，登越觀峰。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，得一意面徂徠矣。悚然內省，不敢盡以為岱之路也。循二龍峪至朝陽洞，覆所謂松與泉者，童指其上：亭者曰日觀，石而欄者曰舍身崖，梁者曰仙人橋。予聽之，始不惑。計其處半岱，宜與黃華洞諸處直，若胸背然。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松、之泉，視此何若者？當以黃華洞松泉實之，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。

過此無不壁者。壁闕為澗，折而壁復焉，則澗在壁外。至黃峴嶺，徑益折，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為澗，所謂曲且邃，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。而所見傲來，視登嶺時一之二之，又

自為一傲來矣。

稍下，覆所謂水簾者。泉扼於石，冬嗇之，劣得不絕。為聯句題石曰：「晴雨所覆，白雲之上。冬愛其原，厥流斯養。石穹其中，俟時而響。岱實為之，勸登弘獎。」題畢而下，復其徑，得石經峪焉。石經者，鐫漢隸《金剛經》於石，字如門，隨石所之，經盡而止。石仰負天頂，踵於泉，泉枕履之，便其腹以受經。坐立無所。書成而其人不著。念作者血誠，禮之。月矣，歸而為頌。

計四日而卒岱事焉。在十八盤以上者，專壬寅、癸卯二日。盤以下升降者，首尾於辛丑、甲辰，而升則分辛丑之夕，以禮碧霞、覿五花，益登岱始事；降則分甲辰之朝，以登越觀，益登岱終事。

鍾子曰：予舍舟而岱，登日觀峰，岱止矣，能使人意若未至岱者。歸循泮、汶所注，濟水受之，意已無岱。察其原，皆出岱，厚其力以達於漕，漕告緩急焉。負舟之水皆岱所畀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。嗚呼，岱哉！

〈予登岱，於山不敢言吳門、周越也，斷自徂徠諸峰乎！於水不敢言海也，斷自汶、泮、泗、濟乎！於典禮不敢言羲、黃也，斷自虞狩乎！於石不敢言李斯也，斷自摩崖石經乎！遠而疑，勿寧近而信。〉

〈無字碑，秦所以疑萬世也。後人師其智，移而之塚，塚不可見矣。疑之以所不見者淺，疑之以所見者深也。予作《無字碑》詩曰：「民不可使知，亟亟欲其愚。」噫，譎而勞哉！〉

〈帝王文，前代鮮佳者。明高皇帝《征蠻告泰山文》略云：「但欲瘴癘之方，化煙嵐為清涼之氣。」又云：「予未敢輕告上帝，惟神鑒之，為予轉達。」又云：「萬冀神靈轉達上帝，賜清涼之氣以消煙嵐。」御製《岱山高文》略云：「影照東海，巍然而柱天。」又云：「冬則寒氣時出岩壑，雜然而有聲。百川林藪，森然而如雷。」又云：「俄而風生萬壑，雲起諸巒，隱隱雷動百川；倏忽電掣萬里長虹——此岱山之神至也。」又云：「其蒼松也，始天地而生，倚丹崖而長。」又云：「蓋由太古之日月，以至於今。蒼松掃丹崖，而莓苔不秀；丹崖映蒼松，而五色文輝。猿啼雲樹之杪，鶴並日觀之東；雕鵠盤旋乎深谷，雖扶搖不可得升峰。」大哉王言！高厚古直自不必論，其造語森秀，思路崎嶇，出其余以作遊記，夫豈文士所敢望？〉

〈應劭《漢官儀》，非記也，然而人不能為記矣。今其語為人所稱引者，姑置之。如云：「石壁窅昧，如無道徑。遠望其人，端如行朽。兀或為白，石或如雪。久之，白者移過樹，乃知是人也。」又云：「初上此道，行十餘步一休；稍疲，咽唇焦，五六步一休；牒牒然遽頓地，不避燥濕，前有燥地，目視而兩腳不通。」其心目之靈，手口傳盡。且讀且思，為之絕倒！可為至靜至慧人道也。〉

〈碑者，山川之眼也。碑不易佳，佳者尤不易古。今泰山自李斯碑後，有古於摩崖銘、石經者乎？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告守者審定佳惡，自當別論；至其古不古，一覆其時代而得之，初無難事。請從元宋以前，雖不以為佳，亦念其年壽而保存之。如蘇頲書頌，奪於林四大字，然當去其字，仍大署石云「此林毀蘇許公碑頌處」，明正其刑，以告愚忍者。後有所犯，按所壞碑之久近，為其刑之差可也。〉

〈摩崖銘，銘因乎崖；石經，經因乎石。崖與石之奇，奇於不碑也。予之奇夫經也，何以過於銘？銘豎而經仰，崖與石為之也。豎斯壁，壁非碑而疑於碑，疑於碑，斯恒矣，然猶賢於碑也。仰則地耳，地而經，烏得不奇？碑不如壁，壁不如地。書之恒，奇不於書而於崖與石。事有不可以理求者，至理存焉。〉

〈遊何以不及西天門、後石屋也？人人而言登岱也，西天門下矣，石屋又下矣。烏乎登？登非不下，下者十八盤耳。下西天門，下石屋，不成其為下。下而又上，而又下，是其為下上者二，而無與於登岱之數也。有事於岱者，一上下之為多，而二乎哉？〉

〈嶽宮有石刻十六字，蓋萬曆辛丑歲洛人李士登筆。其文云：「登岱顛兮，色光莫紀。想太初兮，山生之始。」高深簡遠，似漢人詩。今人作岱遊，不知豫儲幾千言以往。而十六字外，不肯益一字。吾最畏服其立想之孤。而自作《岱記》，未免至二千餘言，詩若干首，內省愧之。歸檢仕籍，君為河南洛陽人，舉萬曆庚辰進士，官至大參。生嘉靖癸丑，長予二十餘歲耳。予不遊岱，遂不知世有李公。籲，詩文寧少而不見知於人，勿多而不自慊於己，世固猶有人哉！〉

闕里碑略記

登岱訖，謁闕里孔廟、孔林焉。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，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，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。然其樹與碑之勝，亦烏能掩哉？

樹在廟曰檜，在林曰楷，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，而姑以為檜、以為楷也。碑皆在廟，有東漢元嘉《鍾太尉碑》，非元常也。有蔡邕《孔君碑》。孔君者，宙也，孔子十九世孫，即融父。有《曹子建頌》，梁鵠書。鵠，字孟黃，嘗得罪魏武帝，命書碑自贖，懸書帳中。《受禪碑》，亦鵠筆，今傳為元常，亦非也。唐則《武德碑》，書詔及祝辭數條，不知誰手。有《孫師范廟碑》，有《開元碑》，李邕撰文，張庭圭書，書亦皆隸。以北海真行之妙，而廟碑定以篆隸為莊，不敢自用，虛心敬事如此。碑皆弘整，可以善後。而碑側多宋、元題名，往往妙出意法之外。而梁鵠碑陰，書門生故吏姓名，出鵠一手，篆額皆妙，拓者概未之及。又有齊乾明元年《夫子之碑》，額上存，碑剝盡，才得數十字。唐大曆《新門碑》，裴孝智撰文，裴平書。完好可讀，缺一角、趺斷，今用以支門。予強拓之。不數年，無子遺矣。宋、元佳手甚多，它山川得其一二，可名可壽，而皆為牆壁間物。計其後治屋壞垣，皆當落劫。念林樹天年，而此獨失職。金石之壽不如木，物理甚失其平。

孔廟、孔林，不與岱始，而能與岱終，碑與樹有力焉。吾友王永啟將督學齊魯，固此數物司命。命所司飾之。乾明、大曆二石，吾尤為告秦庭之急。請勿與言山水，言登覽，言圖史詩記，而一以學政發之，不能不聽。聽而後自出方略，與前後妙跡，隨其完缺而拓之，厘為數卷，曰《闕里碑冊》。勿漏勿濫，有倫有脊，此盛德事也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辰集・記又一》止此）〉

遊武夷山記

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，八百餘里，周始於山。去縣三十里之裴村，隔溪望，形神獪譎，疑不為山。疑不為山，而習者創，恒者奇，人始作山想，欣然思一至者，武夷山也。山之情候在溪，溪九曲，山或應或違，而無所不相關。往往用舟，緜一至九，終武夷遊事。而自縣南來者，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。洞在山之萬年宮左，按圖乃與一曲諸峰鉤連，異嶺同勢，如兩人背立。遊宜從此始。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，則其離合斷屬之故又不可問也。

予以天啟三年癸亥歲北歸楚，則路先裴村，度溪，憩山下萬年宮。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。故事：藩臬閽司，遣吏送出關，住此作答。事竣，為二月初八日。友人商梅，身送予至此，曰：「遊武夷，右之右之耳。」蓋凡曲在宮右故也。遂稍理遊事。

大要宮在山為郵舍，在他處已作深山。然大王與幔亭二峰似處宮後，入即見之。及舟始一曲，始正立溪左，莊甚。至二曲，枕藉傍小峰，軒輊成態，然遊者皆以為一曲中物也。而一曲所有之峰，如大、小觀音與獅子，與二曲之玉女，入舟皆見。舟行稍遠，則獅子沒，三峰去一為二；又遠，則小觀音沒，二復為一。然三峰不以出沒為有無也。玉女靜好秀羸，屢遷多姿，一曲之未至與三、四之已過者，心目延返，皆不能忘情於此，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。然二曲用此為標。標三曲者，峰不可數，小藏為最。四曲者，不可數，大藏為最，其下有臥龍潭焉。標五曲者，不可數，仙掌、大隱屏、接筍為最。六曲則天遊觀，觀左右之晚對、蒼屏、三教、大、小城高岩為最，若一曲之大王、幔亭，二曲之玉女也。

予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。念一日中已分其一，緜建陽行四十里至此，而餘其二，以終六曲。是以三曲之靈岩、一線天、虎嘯岩諸處不能往。往非輿行六七里不可如是，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為過。念霽甚，是夜天遊觀之月，居高及遠，當為溪山之鑒，宿無良於此者。出舟，仰小藏壁中「仙船」而去，乃繞其背至臥龍潭。潭在大藏峰下。九曲之水，清無隱鱗，雖淺亦自可，而此水以潭名，奇為靜深，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流焉。緜此趨平林渡。未終五曲，以輿代舟，尋大隱屏，朱晦翁書院在焉。當諸曲之中，溪山所會也。翁自有記。接筍峰雁次相綴，書院在峰前，而雲窩在其後。雲窩者，陳少司馬省所營。公長樂人，住山十二年，因崖割勝，居處廬旅，部署歷歷，法趣相生，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。予留詩見誌。乃循仙掌峰，曲折緣沿，步夕陽空翠而上。緜石門入，上天遊觀。是夜宿焉。俯接筍峰，地高天近，空水煙霜，俱化為月，一光所往，未見其止，始知身在山中。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，惟恐其旦。旦則登一覽台。台高於觀，三曲之水反在其下，可濯可鑒。見大王峰，復莊甚。

降復問舟，蓋初九日也。意當從五曲始，不知六、七曲邊際，已銷付仙掌筍輿中。舟待於七曲久矣，乃從此入舟。以故六曲之蒼屏、上、下城高岩、小桃源俱未遑問焉。標七曲者，為北廊岩、天壺峰，八曲為鼓子、三教峰、百花莊，九曲為寒岩、靈峰觀。恬目緩趣，佳處領其要而已。

行至九曲，徑夷目曠，有出山之意。念岩壁之散處溪左右，為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，雅不欲以既倦之心目償之，乃回舟。棹聲未滅，已過天遊觀。誦謝康樂「空翠難強名」之句，望昨夜所坐立亭子，危仄似非可著足處。仙掌雖一峰，橫據甚廣，籠映可數曲，緣壁甫窮。遂廢五、六曲之舟，有以也。

將達五曲，步至接筍峰下，欲登而不敢必，陳力進止。緜一小門入，入得一亭可憩。其絕頂有雞胸岩，受趾以外，深不見底，以度。而峰本不甚高，依壁為木梯，級不盈尺，凡七十級，而予以病後不能登。有詩云：「自悼來偏晚，非關上獨難。」謂遊山須及時，興日進而具日減，年所為也。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，步甚安，承飲焉。山中人以種茶代耕，茶推接筍為妙。

輿而舟，舟而又輿，返尋六曲之蒼屏峰、城高岩。岩半廬一僧，僧亦山中所少也。輿而又舟，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。按圖，舊有石堂寺，宋天聖間，中夜風雨陷之。所陷之石，倚垂者為洞，墜者為梁；水聲出洞梁中，戛戛者為澗。凡為石門者二，劣得抽進，乃有田園廬舍，桑麻雞犬，不知其為山中也。幽險之極，得坦曠者反以為異，武夷可居無過此者。

入舟過四、三曲，玉女、大王諸峰，數面成故。反宿萬年宮，遊事可終，念山中宿處，高莫如天遊，深莫如虎嘯，乃舍舟橫斜行六七里許，問靈岩。岩不甚高，石覆如廊，洞如比屋，堂寢略具。簷牙所交，天光入隙，廣不逾寸，長百之，如線者，一線天也。橫有隙，緜一洞，又穿一洞。既至，寒吹如晚如秋者，風洞也。望衡對宇，可往可來者，伏羲洞也。日暮矣，返宿虎嘯岩。岩高於靈岩，立而微俯，以覆綴壁之屋。僧居之，屋亦瓦，然終古不知有雨。是夜月甚，煙光如溪，使人欲泛。予詩所謂「置身星月上，濯魄水煙中」者是也。

明日，緜二曲入舟，尋止止庵。山中無桃花，大要為茶所奪，唯靈岩以往及止止庵稍粲粲如瓶中物，亦自可念。還緜舟揖玉女峰。舟所漸近，大、小觀音、獅子峰復為三。

飯萬年宮訖，具威儀而行，不自以為遊人矣。左行十里，道傍得一門，如竇，易筍輿而入。坦步二里許，丹霞障玉柱、火焰，二峰桀豎，上亂煙日，群峰夾之。徑漸仄，兩壁相拒，如行三峽中。水間關阨於石，紆直不自緜者為澗，而不能為溪。然舁者亦跣而頻濟。石益束，厥勢殆交，交則為洞，如小桃源，而大險倍之。洞窮徑出，復有天日，乃睹水簾洞石壁。壁高而俯，故所覆甚遠。去壁數百武，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，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。屋掛於壁，欄周之。拾級憑欄，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，滴瀝如絲，東西遊移；或東西分，弱不能自主，恒聽於風。洞以水得名。峰勢雄整，而水之思理反細。聲光微處，最宜靜者，非浮氣人聽睹所及也。予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，相去又十里，何以相隸？既而悟舁人頻濟處，已還度溪，原未嘗隔也。

鍾子往返武夷三日，覺遠望疑不為山者，身到處無非山。山不知有曲，溪為之。溪不自謂曲之必九，泛溪者為之。水簾洞與武夷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為遊事之始。來者甚銳，望九曲不能待，姑俟其歸。歸則韻者如食宜飫，俗者如倦欲寢，故竟亦過而不問也。商子道予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，為月之初十日。

〈（以上一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二）〉